



爱情长跑  
催人泪下

为了争取早日转正,我非常努力地工作,而凌一尧一个人宅在家里看书、上网。我下班回来,她仍然抱着枕头睡觉,我换拖鞋时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,说:“吕钦扬,我最喜欢看你回家。”

我说:“噢。”  
“那你什么时候最喜欢我?”  
我一时没有回答上来,敷衍一句便洗澡去了,她有些不满意,整个晚上都闷闷不乐。第二天早上,我才告诉她:

15

要回被盗自行车

“我们并肩站在镜子前一起刷牙的时候我最喜欢你。”

从那以后的每个早晨,凌一尧都非常热衷于和我一起洗漱。两人挤在狭窄的卫生间,一边洗脸刷牙,一边故意挤揉,最后并肩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仿佛正在自拍一张婚纱照。

然后一起出门。  
当时最讨厌的是刮风下雨的天气,我们在风雨中如同落汤鸡,还要被疾驰而过的汽车溅得一身泥点儿。尤其是停在十字路口的红灯前时,我们举着伞瑟瑟发抖,而别人坐在车里听着音乐,用傲慢的目光瞅着我们。

那么一个出色的女孩,跟了一个一无所有的男朋友,兴许在许多人看来,那女孩是对美好青春的辜负,对自己人生的不负责。

我一时有些自惭形秽,不知道如何应付,尽量避开那些目光。但凌一尧似乎看出我的不自在,她紧紧地依偎在我身边,像孩子一样搂住我的胳膊,这足以给我慰藉。

在人们的印象里,凌一尧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女孩,但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让我叹为观止。一天晚上我从公司出来,准备骑车回家,不料自行车不见了,地上只有一根断掉的链子锁。我摸一摸口袋,一枚硬币都没有,不禁咬牙暗骂了一句。

那天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,情绪极其沮丧,尽管我们可以再买一辆车

子,但它对于当时的我们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损失。凌一尧安慰我说:“不要不开心嘛,不丢一辆自行车,哪好意思说自己有过青春。”

“那你怎么没丢过?”  
“你丢就是我丢嘛!”她一本正经地说。

我揉了揉她的脑袋,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。

随后一个多礼拜,我们只能乘公交车出门。

这是一个不用加班的星期六,和她一起出去玩,经过上次购买自行车的胡同,她提议再买一辆旧自行车。我们进去逛了一圈,看到那些车子没有满意的,正准备离开时,凌一尧突然指着一个角落,说:“看那辆车!”

我顺着她的手指望了过去,那里有一辆黑色的山地车,横杠上绘着几片云朵,正是我们丢失的那辆自行车。我顿时无言以对,车子刚卖出去两个月就偷回来,居然摆在同一个地方销赃,这个老板也太黑心、太嚣张了。

我问道:“老板,这辆车子怎么卖?”  
“150元。”老板说。

“50元卖不卖?”  
凌一尧揪住我的衣袖,说:“这辆车就是我们那辆车!”

“我知道,这里都是他们的人,乱说我们会吃亏的。”我说。

“怕什么?”她走到老板面前,理直

气壮地说,“这辆车子是我们两个月前在这里买的,上个星期不知道怎么就丢了,没想到在你们这里。”

“我咋知道?我们也是花钱向别人收的。”老板不高兴地说。

旁边两个人凑了过来,抓耳挠腮捏下巴,看样子随时准备帮助老板。我试图将凌一尧护到身后,但她偏执地站了出来,改换一口正宗的南京话说:“我跟你们讲哈,我手机里还有照片,可以证明这车是我们的。过段时间就要‘严打’了,我爸就在公安局上班,你今天不把这辆车子给我,我就报警,最低也给你们一个窝赃销赃罪。”

老板想了想,不悦地说:“算了算了,就当是我行善积德做好事吧,你们把这辆车子骑走吧。不过我得给你们讲清楚,这辆车子是我花钱买来的,不是什么窝赃销赃,以后再弄丢了可别赖到我头上。”

凌一尧眯眼笑道:“我就知道老板是好人。放心吧,绝对不会再丢了,我们这次会把名字刻在车子的扶手上面。”

“走吧,走吧!”老板又气又恼,挥手驱逐我们。

我推着车子,凌一尧和我一起离开,拐出那条胡同口,凌一尧就一把搂住我的胳膊,长舒一口气:“吓死我了,还以为他们要打我呢!”

(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)



机关算尽  
匪夷所思

钟爱华和我已经算是患难之交,我这次不再有什么隐瞒,把素姐和老朝奉的事情从头到尾说给他听。钟爱华一边听着,一边让烩面噎得直瞪眼。他本来以为只是造假,现在居然牵扯到非法禁锢了。

钟爱华突然一拍桌子兴奋地说:“这是好事呀!成济村不是拿仿古工艺品当挡箭牌吗?那我们可以用非法禁

18

查证《清明上河图》疑点

锢素姐的名义让警察查他们。到时候只要素姐愿意作证,那成济村伪造文物的罪名就是板上钉钉了。”

“嗯,这是个好办法。”我点点头。这个办法一举两得,既能救出素姐,也能捣毁一个造假团伙。

“这事交给我来办吧,许老师你干啥?”

我摆了摆手,望着窗外:“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,我得赶回北京,不能让素姐失望。”钟爱华道:“明白。我在北京也有几个做新闻的同学,要不要介绍你们认识?”

吃完烩面,我们也谈得差不多了。钟爱华自告奋勇去给我买回北京的火车票,我则找了个旅馆开了个钟点房,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,然后躺在床上休息。

等我一觉醒来,钟爱华也把火车票送到了。我叮嘱他了几句,然后登上返回北京的火车。

回到北京,我在店里稍事休息,然后给郑教授打了个电话。郑教授是药不老的老师,娶的是五脉里的人,算是五脉的外围成员。

郑教授一听是我的电话,挺高兴,问我这几天干啥去了。我说进货去了,然后问他有没有办法看到《清明上河

图》的真迹。郑教授一愣,说你小子怎么改行钻研书画了。我说为了加强自身文化修养在补课,看到这一段,想见识一下。郑教授告诉我,这件事不大可能。《清明上河图》是顶级国宝,被严密地保管在故宫画库里,不对普通人开放。除非是有重大展出活动,另外,开库必须经过十几道手续和数个部门的审批,还得有充分的理由。

“别说了,就连刘一鸣要看,都不见得能批准。”郑教授说。

这在我的意料之中,我又问:“那当时这幅画移回故宫,参与鉴定的人都有谁?”郑教授反问:“你问这个干吗?”

“好奇呗。”我只能用这个理由回答。好在郑教授没有再追问,他想了想说:“如果我记得不错,这份名单是保密的。不会出现具体某位专家的姓名,而是以鉴定组集体形式出现的。想知道名单里都有谁很难。但反过来想,你若心里有一个人选,想知道他在不在名单里,这个就相对容易点。”

我眼睛一亮,郑教授的话没错。如果我有特定目标,想知道他是否参与了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鉴定,可以有多种办法去求证。最简单的办法是去问他本人,或者去查他当时的行踪,或者询问他身边的人,总之手段很多。

“那你有人选吗?”  
我想了一下,回答说:“嗯……没有特定的,不过应该是五脉中人。”

郑教授思考片刻:“书画鉴定肯定是刘家的事,而他们家有资格进专家组鉴定《清明上河图》的,就那么几个人。这个你别管了,我去帮你打听。不过你想看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迹,这个我就没办法了。”

“这个我自己想办法,哪能老是麻烦您呢。”我赶紧说。

“非得看真迹不可吗?书店里也应该有高清画册卖吧?或者上琉璃厂弄一卷原大尺寸复制品,问题也不大。”

我摇摇头,这就和鉴宝一样,不可能对着张照片就妄下结论,得亲眼看见画才能鉴定真伪。再说,那些高清图册和复制品清晰度都不行,看不到细节,而重要的信息往往就隐藏在细节里。

“不是真迹,哪能看得那么清楚啊。”我喃喃自语。这是我计划里最关键的一环,不允许出错。

郑教授嘿嘿一笑:“你有没有试着找过‘图书馆’?”

“哪个图书馆?北图还是国图?”  
“都不是,‘图书馆’他是个人。”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: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